

【文化关注】

中国现代文学馆走过40年

办“有形”的展 做“无墙”的馆

1985年1月5日,中国第一座文学博物馆——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,这是当时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。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园林式建筑群里,不时与现当代文学名家的雕像相遇:巴金背着手在散步,朱自清坐在湖边,望着“荷塘月色”,叶圣陶、曹禺、老舍正在交谈……这些文学巨匠从时光深处走来,指引着观众去探索文学的世界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是一个逗号。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标点符号,逗号的出现恰恰象征现代。逗号也标志着一脉延续,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馆既深挖文学资源的丰富矿藏、植根文学传统,又积极拥抱未来。

巴金最后的工作

在中国现代文学馆,进入所有场馆的正门把手都是一只手模,进门者均可与之握手。这只手是哪一位文学大师的?

答案便是:巴金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与巴金密不可分。晚年的巴金意识到,自己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,他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搜集、收藏、整理、展示现代作家作品。1981年3月12日,巴金《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议》在人民日报刊载,得到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。

1985年1月5日,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,中国第一座文学馆——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。同年3月26日,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西院举行。

经过10余年的艰苦创业,文学馆的文物、书籍逐年增加,万寿寺旧馆已渐新承载不下,建立独立新馆势在必行。于是,巴金再次为他这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”鼓与呼。在他的积极争取下,文学馆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开辟新址。2000年5月23日,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放。新馆占地46亩,建筑面积共3万平方米,藏有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等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手稿、作品初版本、照片、书信、字画、书籍等藏品92.98万件,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40件,并建有100多个作家文库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茅盾故居也归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属。

新文学发展100多年,留下数不尽的文献资料。这些弥足珍贵的收藏,穿越岁月的洗礼,历经时代风雨,撑起一个国家的脊梁。文学馆的收藏工作永无止境,我们是在面向未来进行收藏。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说。

历经40年发展,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壮大,集文学展览馆、文学图书馆、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、学术交流功能于一身,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。2024年5月18日,中国现代文学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。

正如全国文学馆联盟秘书长、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所言:“中国现代文学馆完全实现了巴金先生当年的设想,为文化薪火相传和文学史的建构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
与研究提供服务。”

唤醒沉睡的书稿

“现代作家书展”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气最高的展览之一。展览还原冰心、曹禺、丁玲、艾青、臧克家等10位作家的书房,所有展品都是作家生前用过的实物。

在冰心书房,书桌上摆放的海螺、小瓷猫等工艺品,花瓶里怒放的玫瑰花,天蓝色的格子床单,清新素雅的配置流露出作家的生活情趣,让观众在观展中逐渐与作家“靠近”。一个装满信件和明信片的玻璃柜格外引人注目,“这是各地读者写给冰心先生的信,冰心先生将其用心保管。”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王雪说。

除“中国现代文学展”“现代作家书展”两个常设展外,文学馆还定期举办特展。“2024年新开幕展览有8个,数量为近年来最高。”王雪介绍。

步入“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——新时代文学成就展”展厅,书山模样的艺术装置矗立展厅中央。

展览展出了作家签名本图书、难得一见的作家手迹等丰富展品,还有大热的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品,比如《人世间》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的剧本。

展览的科幻文学展区聚集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。观众在屏幕上输入科幻作品中场景情节的关键词,屏幕上就可实时生成对应的图像,瞬间将观众带入科

幻的世界。“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互动技术的运用,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。”王雪介绍。

走上文学的“时光阶梯”,便来到“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”红色经典展”。

“展览采用沉浸式布展方式营造出浓厚的时代与文学氛围。”展览策展人贺同越介绍。在《红日》展区,读者可以触屏体验《红日》小人书拼图游戏。在《林海雪原》的冰雪世界,读者可在飘落的雪花中沉浸式感受书中场景。

目前,“美的丰富矿藏——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”已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。展览展出了120种巴金的藏书,以及巴金的珍贵手稿、书信等,向观众全面展示巴金的文学成就和精神世界。

拓展文学的窗口

2023年初,一档人文谈话类节目《文学馆之夜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录制,7个夜晚、7场漫谈,李敬泽邀请多位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“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”,让文学走近更广大读者。

《文学馆之夜》展示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馆的“镇馆之宝”,如鲁迅《呐喊》初版本、老舍手稿《多编好相声》、朱自清抗战胜利后使用的皮箱、曹禺用过的纸笔等。

“节目希望借助新的媒介,让更多人知道有中国现代文学馆,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珍贵的馆藏。”李敬泽认为,文学馆的事业不是一个“关着门”的事业,要做

“无墙”的文学馆。文学馆不仅是专业的文学机构,也是面向公众、服务社会的公共文化场所。

近期,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的“四季印章”走红社交平台。印章图案以文学馆建筑搭配四季流转的景色,依季节推出和变化。王军说,随季节变化的印章,传达出文学与时间的“常”与“变”,提醒人们多发现日常生活的自然之美、平凡之美。

此外,中国现代文学馆积极依托自身资源,推出面向中小学生的公益研学课程。“‘文章万物——文学中的北京’研学课程很受学生和家长们欢迎。”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教育部工作人员崔崑介绍。

文学讲座、新书发布会,主题党日、研学课程,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越来越丰富,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立体化传播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文学馆。

截至2024年11月,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待观众17万人次,茅盾故居接待观众7万人次。

“我们正在努力将文学馆打造成人气活跃、文学现场、让人敬重的文学阵地,数字赋能文学的亮丽窗口。”王军说。

巴金先生曾说,“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美的丰富矿藏。”文学馆要让这些“美的丰富矿藏”“活”起来,向公众提供美好丰富的文学文化生活。”李敬泽说。

张珊珊

【评弹】

徐克版《射雕英雄传》:

后金庸时代, 武侠精神过时了吗?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据灯塔专业版,截至2月6日,影片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票房突破6.0631亿(不含预售),说明金庸IP在经过运作之后,仍有较强号召力。

徐克在《智取威虎山》之后,通过“主旋律+”的模式,取得了新的市场影响力与号召力,颠覆了他之前拍摄的《新龙门客栈》《倩女幽魂》等影片留给观众的印象。对于徐克的期待,观众与过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
徐克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,在今天看来,有些出人意料,但又有一定的必然因素。金庸是前几代人的偶像,在他们眼里,已渐成高大但遥远的塑像。徐克再次拥抱金庸IP,是电影市场在困境里寻求突破的一个出口。他尝试用主流化、类型创新、流量明星等手段做加法,想要重新焕发金庸IP的生机,有顺理成章的成分,但必然也存在成功与风险并存的可能性。

后金庸时代,徐克的改编能否带来新思考,取决于他对武侠精神的新理解能否实现统一与自洽。如果他对于金庸武侠作品有了新的发现或者不一样的表达角度,就需在此前的认知基础上,给出诠释新创意产生的充足理由与扎实的落脚点,唯有当新旧两种理解产生良性反应,才有更大可能激活武侠精神在当下的闪光点。

非金庸迷的年轻一代观众,对于武侠精神的了解其实并未断代,他们只不过选择了新的作品载体,比如以“武侠小说”为标签的有声小说《雪中悍刀行》在某平台播放量为29.2亿次,这一数据已经远超金庸作品有声书的播放量。某种程度上,金庸所

书写的“传统侠义观”,与新受众群喜欢的融合了魔幻、游戏、VR色彩的“爽感武侠”,有了不小的区别。

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公映后可以清晰地看到,徐克正在努力接近新受众群体所喜欢的武侠作品风格。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毒欧阳锋与郭靖对打的重头戏,有明显的魔幻、游戏、VR特征,在视觉与技术上的创新,的确刷新了以往金庸作品留给人们的传统印象。

在电影内核表达上,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仍然是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主要的价值体现,郭靖与黄蓉的爱情表达,郭靖与蒙古、大宋之间三方关系的处理,包括江湖恩怨所滋生出来的其他故事与人物等,都服务于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这一内核。

其实,从预售成绩到当前票房成绩可以看到,市场与观众仍然给予武侠题材很高的期待与充足的空间,武侠精神天然所携带的一种利他精神与高洁品格,仍然会让年轻人在好奇之余也有追随、模仿的强烈意愿。这对于片方而言,创作挑战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市场机会——对于个体成长的关怀与共情,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等,还需要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诠释。

金庸去世后,有声音说,“哪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,明明是一个时代的开始”。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,武侠精神不会过时,但却需要时时更新,除了不断探索武侠的新表达形式,也要努力寻找武侠精神落地的新土壤,唯有如此,武侠精神才能在一代代人的心中保持昂扬与旺盛。

【图片新闻】



2月6日是农历正月初九,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举行龙灯会,来自全县8个乡镇的30多支表演队伍身着盛装齐聚南涧县城,闹龙灯庆新春。图为人们在南涧县龙灯会上表演舞蹈。 新华/传真



近两年,广东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英歌舞持续“火出圈”,被很多网友形容为“必看的传统艺术盛宴”。春节期间,亮相春晚、出国演出、朋友圈刷屏的英歌舞,舞出浓浓的年味。图为广东汕头的英歌舞队在“中华英歌舞动潮阳——2025年春节潮阳英歌舞嘉年华活动”中表演。 新华/传真

“修书师”巧手焕新千余种《诗经》

台灯下,一个女生铺上白纸,放上两张残破的古书破页。她先取出小镊子,小心清除霉变、虫蛀余下的垃圾,打上“补丁”,残缺不全的书页顿时焕然一新。她叫杨雪珂,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,本科虽然学的是档案学,但她对纸质文献保护兴趣浓厚,矢志成为古籍修复师。

2024年,作为全球首家成立的中华古籍保护院,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迎来十周年生日。作为一项“贺礼”,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大象出版社合作,首次全面影印复旦图书馆《诗经》复本。

《诗经》为六经之首,复本图书馆藏《诗经》文献达1000余种,为海内外高校之最。走进复旦大学恒温的贮藏室,见到各时期各版本的《诗经》,有明清时期的,也有五代早期的,极为珍贵。而这批古籍得以面世,离不开一批复旦年轻“修书师”们的努力。

既用“外功”也用“内功”

经过几十年流通,我国古籍破损率很高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,其中有1500万本等待修复,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。所有文物中,纸质文物最难保护,因其最易损坏。而古籍又是古人思想的宝藏、先贤智慧的结晶,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、文明的重要载体。

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谋划下成立。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研究院院长。该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。2015级共11位学生,2016级共14位学生。

既要“外功”,学会细致的修复本领;又要“内功”,掌握专业知识。复旦古籍保



古籍修复师用棕刷左右交替刷实托纸,并于四周压实一遍。

护这一专业带有深厚的学科融合气息,不仅要要求有文科功底,修复过程中更是要了解材料物理化学性质,甚至要通过理科实验研究创造适合用来修复的材料。进入该研究院的学生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,包括本科为中文、历史,乃至数学、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,不少同学是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。

2016级硕士生王钊就是一位专业跨度很大的学生,他本科在一所农业院校的生物专业读书。王钊小时候被长辈带着看过一些古书,当时的开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。在古籍保护研究院里,王钊接触了纸浆的物理结构、化学性质,还在实验室里做染色实验,逐渐开阔眼界,之前所学的生物学知识也可以用到现在的研究中,更是让他干劲十足。

2016级硕士生李洁则对于这个专业并不陌生。她的母亲在陕西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,李洁从小耳濡目染,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。大学时期李洁就修复了第一本古籍,是当地的一本县志,“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。本科毕业后,我依旧想从事相关行业,选择了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。”

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还有自己的实验室。定时定量PCR仪、高感度激光扫描聚焦显微镜、高效液相色谱……生物、化学领域的常见设备井然陈列,还有专门研究纸张寿命和老化机制的电热鼓风干燥箱。

在古籍保护生物实验室内,零下80℃冰箱中保存有大概六百株从纸质文物上提取出来的菌种。“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纸质文物微生物库。”在这里工作的黄艳燕副研究员是一位生命科学学者,她说,如今自己从生命科学视角出发,研究古籍保护中的微生物问题。

“复活”开化纸工艺

古籍修复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纸。在杨玉良院长、已故生物学教授钟扬团队与微生物学团队、图书馆文物修复团队及文博团队等复旦多学科共同努力下,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得以“复活”。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恢复了清代名贵手工纸开化纸的工艺流程,并用于中国古籍的保护。中华古籍用中国自己的开化纸来修复。

普通的纸张一般只有20年的“寿命”,因而,中国古籍保护长期存在用纸的难题。此前,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。世界主流机构基本都用这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。

复旦图书馆副馆长、古籍保护研

张炯强